

筑波大学の歴史とアーカイブズ—創基150年の年に—

# 筑波大學的歷史和檔案 建校150週年

專題演講者：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研究科\Yukari Tanaka田中友香理

我是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教田中，本人在大學從事的是日本近代史相關教育及研究，專攻近代史中明治時期的思想史及史料學。另一方面，本人身為筑波大學校史整合架構的一員，也是編纂筑波大學50年史的編纂員。

今年正逢筑波大學的「始祖」師範學院設立150周年，而明年則將迎來筑波大學本身開辦的50周年。因此，今天想跟各位報告筑波大學是一所怎麼樣的學府？其史料又是被保存於如何的場所？其校史又是如何進行編纂？

## 壹、日本的大學與筑波大學的歷史

### 一、師範學校～東京師範學校

#### （一）學制

筑波大學有著好幾位「祖先」。首先，筑波大學的始祖是設立於1872年（明治）的師範學校。要說到這所學校之所以會設立，不得不提及於同年所制定，有關近代日本首次體系性的教育法令—學制。其主旨為「人們需立其身，治其產，昌其業，以此生遂」，因此「學校」



圖右為演講者田中友香理。

的需求於焉產生。總言之，明治5年這一年是福沢諭吉的《學問之勸》初篇被刊登的年份，而他在隔年亦成立了「明六社」，該組織核心成員之一的中村正直，則是在明治3年，以「西國立誌編」的形式出版了塞謬爾·斯邁爾斯Self Help的日譯版，他們帶來了建構於知性世界的文明開化，其等於此時的著作所顯示的學問觀均具備相當之「實用性」。其後，明六社成員之一的箕作麟祥，則是學制起草的人物之一。因此，我們可以說此學制是對全日本的年輕學子傳遞了學問不僅代表著希望，同時亦能成為立身顯達的工具般，令人慷慨激昂的訊息。

於是乎義務教育獲得了重視。當時，作為義務教育的小學被規劃為每600個人設立一所。而日本當時有3000萬人，故以設立五萬所學校為目標。至此，產生了小學教師即戰力的需求，而師範學校便是以培育小學教師的搖籃開始出發。

### （二）師範學校（明治5年～明治6年）

師範學校為全額公費的公立學校，教師由名為史考特的美國人一人包辦。其後，在美國習得教育學的伊沢修二及高峰秀夫擔任校長及教師。因此，一般認為初期的師範學院採用的是美式風格的師範教育。

### （三）東京師範學校（明治6年～明治19年）

接著，由於在大阪、宮城增設了師範學校，甚至連在東京也增設了女子師範學校之故，師範學校於1873年（明治6年）七月被改稱為「東京師範學校」。但在1877年所發生的西南戰爭導致財政困難，公立師範學校僅限東京師範學校及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兩所。

## 二、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 （一）師範學校令

東京師範學校於1886年（明治19年）成為高等師範學校，此乃根據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禮親自起草的師範學校令而成。師範學校可分為培養小學教師的一般師範學校及培養師範學校、國中教師的高等師範學校這兩種類型。

如上所述，東京師範學校改組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師範學校令中規定，學生在畢業後須成為教師的義務，並補助其就學中的學資。還有其他如：帝國大學令、中學校令、小學校令等。高等師範學校與帝國大學因此之故成為唯一以公費進行營運的高等教育機關。

### （二）高等師範學校

相對於帝國大學中所提及的「國家大學須以教授國家所須之學術技藝，並致力於探究其蘊奧為目的。」師範學校在學校令中只被認為「培育成為教師所須之場域。」由此可見，政府所賦予兩者各自扮演角色的差異，也由此般差異為起始點，高等師範學校內部次第出現不同的聲音希望昇格為大學。換言之，即是昇格為不單僅只是教育，且進行研究的機構。這部分我們稍後會再論述。

這張照片是師範學校令原稿，現今被當作是「御署名原本」，珍藏於國立公文書館內。所謂「御署名原本」意為由天皇親自蓋印「御名御璽」，也就是由天皇裁定可公布頒發文件的原稿。明治19年伴隨著公文式的內閣制度，公文制度有了變動，現定法律敕令須由天皇的裁決（上諭）加以頒布。

然後，在明治19年5月18日，明治天皇行幸更是加深學校與國家之間的連結。明治天皇親自造訪高等師範學院，並參觀了學生的軍事體操及宿舍的情況，甚至在當天賜予了敕語，即為「本日親臨此校，目睹諸事皆宜、業務優良之際，朕甚感嘉冕，並期許諸位在教官等的勉勵之下，百尺竿頭。」同時也記載到天皇陛下對即將成為教師的學子們提及：須具備「順良」、「信愛」、「威重」等氣質。並導入模仿軍隊的體育教育。姑且不論其善惡，此舉等於確立了「師範人設」的畢業生形象。

坊間普遍認為這種打出與帝國大學大相逕庭差異性的舉措與於1896年（明治29年）至1920年間歇性擔任校長的嘉納治五郎的意志實踐有關。而師範教育的理念也持續成為大學昇格路上的絆腳石。另一方面，學校本身則吸收了現在的東京藝術大學的東京音樂學校及國立科學博物館的東京教育博物館，膨脹成為更大的組織。

### （三）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明治30年（1897年）的師範教育令制訂高等師範學校負責培育中學、師範學校、高等女子學校的教師。由於增設中學的需求強烈，二年後便訂定了新的中學校令，也承認地方依據市町村設立單一中學，於是產生了更多中學教師的即戰力需求，明治35年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因此開設，而高等師範學校則更名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同一時間，帝國大學與高等師範學校校友因中學候選資格一事產生了激烈的對立其中，教科書疑獄事件，這樁針對教科書所引發的收買事件更是引發了高等師範學校出身的校長更迭的情況。

## 三、東京文理科大學

### （一）大學令（1919年大正8年）

截止此時，嘉納治五郎希望在昇格為大學的同時，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乃須發揮其獨特性，並堅持追求其為師範教育領域的精神於校內產生了兩種相反的意見...前者的思想可說在原敬內閣頒布大學令修正時達到了最高潮。

### （二）大學昇格運動與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民主主義與民族自決的嶄新思想潮流席捲了全日本，日本政府因此設置臨時教育會議，並企圖透過此類的答辯擴充高等教育，同時特別期盼藉由增設大學以達到「人格陶冶及國家思想涵養」的目的。

公立專門學校及私立學校也因此得以昇格。慶應義塾及早稻田大學便是在此時成為大學。而由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嘉納校長並未特別積極，因此並未搭上這波大學昇格的風潮。而此時學生們展開行動，他們於隔年12月3日召開要求昇格大會。其後，於嘉納退任後新任校長三宅米吉及畢業生同學會茗溪會共同展開了昇格運動。

### （三）東京文理科大學

好不容易在1929年（昭和4年）制定了文理科大學官制，東京文理科大學以作為高等師範學校的主修科昇格為大學。其後高師與文理科大同時鼎立，高師並未從此消失。文理科大並藉由例如在史學科國史學的第一講座安排文化史（松本彥次郎）、第二講座安排思想史（村岡

典嗣)為代表，企圖展現出與東京帝國大學的不同。

#### 四、東京教育大學

(一) 教育基本法、學校教育法1947年(昭和22年)

二戰敗後，文部省於昭和20年9月發表「新日本律訂教育方針」並倡導「文化國家建設」。依據GHQ(盟軍總司令)徹底落實教育改革政策，發表了教育刷新委員會以及教育基本法綱要，並於昭和22年制訂了教育基本法及學校教育法。

(二) 東京教育大學1949年(昭和24年)

於此，高等師範學校及專門學校均改為四年制大學，高等師範學校與東京文理科大合併，東京體育專門學校則與農業教育專門學校合併。東京教育大學踏出嶄新的一步，其建校理念為「培育具有高度學識與宏大視野的優秀教育人才」(東京教育大學學訓)。

#### 五、筑波大學

(一) 移轉問題(成為筑波研究學園都市)

(二) 筑波大學

轉型後的東京教育大學約莫10年，校內外便開始出現搬離東京的移轉計畫。校內的部分雖有聲浪要求設置新學部與學生會館，但在極度人口過密的東京此舉甚為困難。於此同時，政府首都圈整備委員會於1963年揭示了筑波研究學園都市計畫，於同年亦在校內成立了大學移轉問題特別委員會。只不過在1965年7月

左右，受到文學部與教授會的反對，因此展開激烈的反對運動。此時也正巧迎來日本學生運動的鼎盛期。

著名的全學共闘會議(全共闘)占領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事件，便是發生在其4年之後。由於國家主導整個筑波移轉導致學生運動也匯集於此，但在1973年9月29日國內大學設置法的部分修法取得法律動力，筑波大學得以於10月1日開學。世人在歌頌這所大學的「創校理念」及「開放性的大學」之「國際性」與「學術性」的同時，另一方面因曾經歷激烈的反對運動之故，「負責任的管理體制」也一併被註記在內。

但曾為東京教育大學理念之一的培育「教育者」則並未獲得傳承。這裡也得以窺見東京教育大學與筑波大學之間極為困難的關係。

#### 參、日本大學史之編纂

一、～三、戰前之大學史編纂與檔案匯總管理

近代大學的大學史相關編纂始於戰前1932年「東京帝國大學50年史」這部學史是由大久保利謙等人於服部宇之吉的麾下編纂而成。戰後50年後，東大著手進行「百年史」的編纂，這部學史可說是創建出迄今為止國立大學年史的典型。換言之東大史由於具備通史編、資料編、局部史的三部架構故共有10卷，是相當厚重的文史，而京都大學、九州大學、東北大亦承襲了此形式。

而上述所列舉的這些年史編纂史日後均以文書館的形式被留存於校內，而把為了編纂大學年史所收集而來的資料視作為核心史料之舉，可說是日本大學文書館之一大特徵。

## 肆、文書館與「50年史」的編纂

### 一、筑波大學文書館之設置～二、「筑波大學50年史」編纂

相較於前述，筑波大學至今幾乎未曾編纂過年史。要說其原因，是由於缺乏史料所致。其實筑波大學雖說有圖書館，但沒有博物館、美術館及文書館，故無法收集保存相關原始史料。

因此，筑波大學是先從設置文書館檔案彙整開始，至此才開始從大學的非現用文書之中收集歷史性的重要史料。而在此前提下著手展開的「50年史」編纂，可說是與其他國立大學的順序完全顛倒。

為了要論述這情況的優點，我必須先談談筑波大學文書館是個怎麼樣的機構。此機構指的是依據2011年所制定的公文書管理法中規定之「國立公文書館等」的指定史料保存機關。由於筑波大開館遠晚於其他大學的同樣機構，而其主要用意單單只是滿足公文書管理法的制定。所謂公文書管理法乃是行政機關與法人之文書管理相關統一法律，其規定行政

文書與法人文書之中歷史性重要文書必須移管至「國立公文書館等」，而被指名為「國立公文書館等」的目前全日本共有16處。

其分別是保存宮內廳行政文書的宮內公文書館、保存外務省行政文書的外交史料館，除此之外的省廳均交由國立公文書館移館。而身為獨立行政法人之一的國立大學法人之中的12所大學則被指定為「國立公文書館等」。負責保存各大學的文書。

而其中針對筑波文書館有下列幾項特殊要求：①「承接歷史公文書之移管」②收集、整理並保存筑波大學相關資料③調查研究並加以教育、④提供學生、職員及其他大眾一般使用，透過上述幾項應運而生的便是=》⑤協助本校管理營運之順遂及史料學相關學系之發展。

其中的①與②相關部分，筑波大學本體如前述所述，於1978年3月29日創立者當時便是由文部省大學校長的通知中明述將繼承前大學的相關文書，而筑波大學所繼承的這些文書作為釐清筑波大學歷史的



層面來看乃為至關重要的史料，故移管至筑波大學文書館。而其結果便是匯集完成了筑波大學前身學校與其之間的基礎史料。

另外要提到筑波大學文書館的特色，便是支援史料相關調查研究以及教育。文書館作為校內教育研究組織，其所屬教職員全員均為日本近代史的教師。因此，可透過保存之史料教導學習日本近代史的學生，並且也有傳授編制檔案目錄及檔案修復方法。我們並不偏重於檔案管理學，而是持續朝日本近代史及大學史貼近。

雖說近來日本有相當重視檔案管理學及資訊學之傾向，若此學問乃致力於釐清如文書內容架構的整體面貌，那我可以這麼說：「本館在持續深究之餘，仍持續致力於解析文書所寫的內容。」因此，文書館作為年史編纂的母體，可說對雙方均受益良多，好比是前後車輪般互相互補的關係。

「50年史」的編纂體制，是將編纂室設於文書館，由館長兼任編纂室長，館員兼任編纂室員，由此可

清楚所見如上述般的關係。

接著最後，我想針對這樣的體制在面臨「50年史」的編纂之時，其所抱持之理念與目的，以及其所相關之課題跟各位論述。「50年史」最大的目的，我認為仍是以透過筑波大學自師範學校以來的歷史性地位，加以進行歷史性的評價。

截止目前為止，由於筑波大學受限於相關史料以及移轉紛爭等敏感問題，故無法編纂大學史，但適逢設立50年之際，身為新概念大學的筑波大學究竟抵達到了哪裡？抑或是往後退了多遠，我認為都應該使用相關史料加以論述，並進行評價。

而這不僅僅只是將目光放至過往的事象。筑波大學自前任校長起便揭櫫「*imagine the future*」的口號，而創造「*future*」這個口號，其究竟抱持著怎樣的理念，是否適合作為因吸收諸多大學及學校而成立的筑波大學呢？若不總結過去，勢必無法描繪未來。本人僅希望「50年史」能為大學的走向及應有的樣態略盡一己棉薄之力。

